

席绢

校园青春系列

她反骨又难缠，任性而妄为

她气死人不偿命

她盯上他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他没想过斯文自律的自己会失去理智

但是他就是抓狂了，对象是她

他更是万万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自找死路

但他偏偏就是自找死路——想跟她纠缠到你死我活

天荒地老的那一天

嫁祸

校园青春系列

席绢

嫁 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嫁祸 / 席绢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99 - 3373 - 3

I. 嫁…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867 号

书 名	嫁 祸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金 泉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0 千
印 张	3. 3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373 - 3
定 价	12. 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阡陌絮语(重版总序)

阡陌

我是席絹作品在大陆的第一读者。

我敢这样说,那是因为职业使然。一九九四年我到浙江雁荡山开会,手头带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寄给我的一套他们旗下不同作家的书,其中有席絹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部作品构思独特,文笔幽默,现代人物带着梦幻的期待,穿越时空成为古人的新娘,从而演绎出了一段奇恋。虽然带有离奇玄幻色彩,却不荒诞,是传统情爱小说的一种创新,于是作出了引进席絹作品的决定。为了与之匹配,又选定于晴、林晓筠、沈亚三位作家的作品。这便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台湾“四小名旦”纯情作品系列。从那时开始,阡陌年年都有席絹新作介绍给大家,连续十五年共推出了六十八部席絹作品。

·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絹这样悄然登上文





坛，在不事炒作、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靠着作品本身的吸引力，红极一时，许多人还误以为“席绢”是一个书商炮制的写作团队，连媒体也曾对此怀疑，提出过许多质疑。事实证明，席绢是唯一一个真正靠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率先畅销，然后红遍港台，席卷东南亚，在十几亿华人世界拥有无数读者的女作家。

回眸当今文坛，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精彩的新作问世，写作生命长盛不衰。

初读席绢的人，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书，还是偶然看到封面，或是道听途说后觅来鉴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到席绢的作品就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欲罢不能，以至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绢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席绢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从都市童话到校园生活；从亚武侠故事到古代闺趣；从三姑六婆到玄幻穿越，涉猎相当广泛。不仅故事曲折动人，而且爱情描写细腻，每一个故事都带给人新的生活层面，新的惊喜，新的特色。正是这些特点，令人废寝忘食，难以释卷。席绢是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作家，她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创造新的故事，开发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表现形式，使读者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席绢作品的每个人物都富有自己的个性：她用智慧的语言写智慧的人物，不仅有职场上冷静智慧的女主角，

还有温柔婉约、纯净贤淑的女主妇。有的成熟独立、处事有道、魅光四溢,有的精明过人、刁钻可爱、调皮搞怪,体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的人性。席绢笔下的女主角,性格很少雷同,但不管性格如何机变,个个都能成功俘获男主角的心,那是因为席绢赋予她们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丽善良。善良者的人格是最美丽的,所以席绢受到大家的喜爱。席绢笔下的人物角色丰富,且个性各异。男主角除了个个具有丰神俊朗的外表外,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魅力,对年轻女性都有一定吸引力,因此喜爱席绢作品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十五年的耕耘,席绢在自己的小说长廊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席绢言情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绢系人物群像。

十五年的岁月流淌,当年初读席绢的小妹妹已经成长成妈妈级的人物,席绢的作品伴着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女,走完求学路程,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走上工作岗位。席绢以她乐观开朗、勇敢自信、认真生活、渴望阳光、追求唯美的生活态度,为无数读者带来欢笑、希望和梦想。席绢就是这样用她的笔创造出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为之定名为“冰淇淋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许多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美少女领航,以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少男少女们引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旅程。她歌,她笑,却唯独没有哭;她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她远离阴谋、杀戮,奉献给年轻少男少女的永远是健康和阳光。也正因为此,席绢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真心喜爱,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成为他们的偶像。

席绢的第一代读者，已经走过了阡陌所说的历程，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正在走来。

除了读者，在大陆还有一批作者，她们从“绢迷”开始，网络成为她们成长的园地，从模仿到创新，她们是被席绢带动起来的一代言情作家。

虽然80后、90后出现了不少言情作家，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我认为，读一读席绢的作品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立判云泥，起码可以验证席绢的书是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谓予不信，可以拭目重拾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全集。

作为大陆席绢小说的唯一合法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新一代读者选择健康向上的言情小说的时候，首选重版席绢全集！本次重版的最大特点是重新将席绢作品进行分类，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

经典的席绢，永恒的纯情。曾经那样深刻地打动过我和无数读者。

相信，经过时光的历练，席绢和她的纯情故事将带给更多朋友以最美丽的爱情感悟。

2009年9月于南京



孙母的自怜

孙琳琳是孙家的黑羊。

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药剂师，以一对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来说，没道理养出孙琳琳这一只黑羊。

黑羊？就是！举凡打架、惹事等“丰功伟业”，没一项被她遗漏的。再相较于她上有两名资优生兄姊，下有一名将书本随便翻翻就把全校第一名摘下来佐饭吃的小妹，这孙琳琳要是成绩平平已属大逆不道之流，更别说她的行为已构成闲杂人口中的“太妹”标准了。

孙母曾百般自省是否自己的教育方针出了岔子？否则怎么四名子女全是奇奇怪怪的性子？以外人的眼光来看，孙家只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孩子，但在孙氏夫妇的眼中，对四个孩子的担心却是等量的多。

是会读书，并且读得怪癖丛生、古古怪怪，还是不会读书，成日打架滋事，这之间哪一种情况比较值得庆幸？

孙母反省又反省，每次有老师找上门，她都会不断地反省



一次。无论老师找上门是为了儿女功课太好，鼓励跳级的事，抑或是别个家长、学生、教师找上门讨公道，都令她恨不得将四个孩子全塞回肚子内，省得白发直冒，一颗心永远吊在半空中无法放下来。

好吧！既然孙琳琳几乎三天两头的让一串人往家里来拜访，孙母索性将吁叹的重心点先放在老三身上。

回想起琳琳第一场光荣战役，是在幼稚园中班时——

隔壁的大毛偷喝掉了她心爱的养乐多，然后还不要脸的想偷亲她，于是她将大毛推倒，并且在他脸上踩下一枚脚印，证明姑娘曾经到此一游——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同理，坏的起头，是堕落的全部。当时她这为人母的要能克制一下自己的笑意，也不会让小小女娃儿误以为她这个妈妈衷心支持她“替天行道”的举止。可是那真的很难，因为那个大毛的妈尖着喉咙吼叫的声音真的很像火鸡被捏住脖子的哀号，害她笑得肚子好痛，回家更是忘了纠正女儿不当的行为。

然后，其他没有找上门的家长不算。再一次，她被学校找去，是在琳琳上小学一年级时——

三年级的小傻瓜男生专门守在福利社门口抢劫低年级小朋友的零食，原本琳琳是不太管别人做什么偷鸡摸狗的混事的，她很认真的当她天真无邪的小学生，舔着她心爱的红豆冰棒，目不斜视地走她的康庄大道，但突然背后教人猛力一撞，才吃了一口的红豆冰棒就这么飞不见了！她气红了眼，将压在她身上的同学拉开，对那个小傻瓜扑身而去，打得风云变色、两败俱伤——呜……这是失败的第二步。那时她看到宝贝女儿给人打得鼻青脸肿，气得几乎没抓狂地扯过那小傻瓜再给一顿粗

暴。结果，替女儿上完了药，不仅忘了训诫肢体冲突的不可为，还替女儿报名上了儿童柔道班、空手道班、国术班……

可想而知，每一步的错误，足以累积成多么惨烈的后果。她只想养出平凡可爱的女儿，但是……

天真无邪的小孙琳琳，自从称霸国小之后，更是一路顺理成章的在国中、高中叱咤风云，威武得不可一世，还被封了个什么“女冠”名号。当孙琳琳的性格、行为离“天真无邪”愈来愈远之后，孙氏夫妇也日渐难以负荷，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好孙琳琳从来无意角逐黑道“女教父”的地位，只把学生生涯中的打打杀杀当成是一项游戏看待。她承诺父母：当她不再是学生之后，也就不再是什么人的老大。

终于安了孙氏夫妇那两颗悬吊了十数年的心。

只是呀只是！唉……

又来一声沉沉叹息，无语问苍天。孙母拭了拭眼角想象中的泪水，又开始自问了起来：

混黑道和人打打杀杀以及混侦探界专跑警民合作出生入死的路线，这两者之间，谁离死神比较远？哪一种比较值得庆幸？

唉唉唉……

谁来发明一种机器，好让她把子女全塞回肚子内可以吗？

她得等到哪一天才能真正对女儿放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她一定要爬上新光三越的顶楼跳大腿舞以兹庆祝，高呼普天同庆。

但，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唉。

A

“老孙工作室”遗世独立于一幢摇摇欲坠的危楼中。说是危楼，其实也牵强，毕竟它只是外表像，还不至于被市政府贴上公告以示生人勿近、小心坍塌什么的。

如果你有那么一丁丁冒险犯难的心，足以使你愿意提着心口勇敢地推开虚掩的铁门，而且还是一扇铁锈斑斑、铁灰飞飞的铁门的话，那么你就有福了。勇敢再踩入似乎有些粘脚的地板里，享受鬼屋的阴森快感，倒也称得上是不虚此行了。假使这还不能令你夺门而出，那么，就往楼梯的方向前进吧！

嘎吱……嘎吱，一步一摇晃地前进，看似随时会塌成一堆废料的阶梯，倒也不似外观所见的那么容易寿终正寝，毕竟咱们可不是走上来了吗？

这幢危楼，共有三层，其中一、三楼因各种缘由而不堪使用，只剩二楼可容许一丁点人气进住。

危楼向来出产鬼故事，任何一件破得无法再破的物品陈列其中只有加分的效果：潮湿腐朽的门板，被不知打何处吹来

的阴风摇得吱吱微响；一盏五烛光的小灯泡权充阒暗走廊上的照明，但因灯泡上沾染了太厚重的灰尘，以至于失辉得像是随时准备放弃照耀大地的任务，投奔入黑魔神的怀抱之中；翘起的地砖足以发挥其暗器陷阱的功用；残破的窗帘、渗水的墙壁、脱落的壁纸，写着“老孙工作室”的亮晶晶匾额，还有角落的老鼠叫声……咦？不对！

写着“老孙工作室”的亮晶晶匾额！鬼屋里怎么容许有这种东西出现？！如此此刻屋子内蹦出十个聂小倩都算合理，但怎么也轮不到任何一件标榜着“新颖”的物品来出风头吧？

但，就是！就是有那么一块黑底银字的大理石匾额镶嵌在某一间房的门框上方，亮得教人刺目！

已半个月未莅临此处的老赵，早忘了他装神弄鬼的本意，抛下身边人，一马当先的冲入挂有“老孙工作室”的房间内，连门也忘了敲——

“孙女儿——”

“砰”地一声，门板不堪承受暴力，宣告阵亡，直挺挺地落地，嘎止了老赵的声音。

“门板修理费，一千元；门板材料费伍千元；老孙的受惊费三千元。四舍五入，总共一万元，记得明天汇入我的账户，谢谢。”一张收据已然塞入老赵发冷的手中。

“你吸血鬼呀！”老赵含泪的跳脚，偏偏他老是一忘再忘的破坏她宝贝的家具！但这实在没天理。“早跟你说女孩子要留一些给人家探听，不要那么现实，不然会嫁不出去的啦！”好心疼，一万元又飞了。

他控诉的人，正是这幢危楼的居住者、“老孙工作室”的主

人——孙琳琳是也。

此刻孙琳琳再度投入她玩到一半的电玩中，继续过关斩将，很习惯地去容忍更年期老男人会有的症头——杂念。她还能怎么办呢？谁教她一向敬老尊贤。

“孙女儿，你有没有在听呀？”

“有——呵……”顺道打个呵欠。“说吧，这次又要我‘义助’些什么？”

“什么义助！警民合作，社会太平又安宁，败类臭虫清干净，人人开心笑呵呵。赞！”咦？又创造了一首好诗！

孙琳琳极力忍下扁人的冲动，皮笑肉不笑地说：

“死老头，你还有一分钟可以交代遗言。”老要她做白工，她也就认了；要她容忍一名杂念成瘾的老头，也不是太困难的事，但一个人想要言不及义好歹也要有个限度，特别是当她正想埋头于电玩世界里的此时。

“真难听，什么遗言！我哪次来不是给你的荷包增加重量的？！”说起来他老赵可是她的衣食父母之一哩。

“我哪一件 case 收过你的钱？借问一下。”她皮皮地问。

“这个！这个一万元就是证据！”抖着五分钟前收到的收据，他大声叫着。

“那是修门费用，别搞错了。如果你每次来都轻手轻脚的，哪需破费。您知道，危屋不堪摧残。”她坚持认定那只是修理费用，而非业务收入。

老赵吹胡子瞪眼了良久，终于决定再次放弃感化她的笨念头。朽木一向不可雕，反正他也被坑得很习惯了。铜铃眼不经意转到门口，才猛然发现正事还没办哩！赶忙清了清喉

咙：“我说，孙女儿——”

“喉咙痛吗？我这边可没药！”

“你有没有发现我带了客人过来？”忍下斗嘴的欲望，他问着。

孙琳琳从电脑荧幕里抬头，不轻不重地应了声。她又不是死人，哪会不知道门口早站了一尊门神。

“他是我侄子喔！也就是我那英勇大哥的独生子，他叫赵勤风，前一阵子的杀人狂分尸案就是他破的！还有呀，去年缉毒案件才真正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上百公斤的毒品还来不及在台湾靠岸，就被勤风的小组给捉到了，再有——”

“老赵！”

“三叔！”

两声求饶的呻吟同时响起。

看来听众们根本无意收听精彩绝伦的陈述，孤单老人家只好摸摸鼻子，互相为他们介绍：

“我侄子，赵勤风，三十岁；她是孙琳琳，侦探界的高手。”

孙琳将头顶上的眼镜拨下来，这才看清了门边那个男子有着结实的体格和端正的面孔。看来就是一副很罩得住的高级优等警官样。

“想要我做什么白工？”她打量了赵勤风三秒后，不在乎那双鹰眼仍在灼灼然掂她的分量，开口问老赵。

老赵失望地叹一口气！他原本以为四目交接之时，会有什么天雷勾动地火的好事发生说。凭他侄子的一表人才，任何眼界高的女人都会煞到才对。偏偏琳琳永远是那副死样子。才想开口说明所求哩，他那向来傲气的侄子却已发出讥

俏的讽声——

“三叔，侦探界的高手会落魄到住危楼？改天我得向有关单位问问，是否忘了将这一幢屋子列入拆除计划里。”摆明了是不相信一名年轻如斯的女子有何能耐。

“勤风，是你自己好奇我的线报来源的，三四年来我的消息百分之百正确，你又不是不知道！”

“同样的工作，亚彦也做得到。”而他不免要怀疑这个埋首玩游戏、不务正业的女子如何做到他现在迫切要找的物品。

孙琳琳很无奈地在一端招手——

“拜托，要吵出去再吵好吗？”害她不能安静的玩，又被吵得肚子咕咕叫起来。

“琳琳，我要你帮忙的事件是——”

“三叔，我不以为她可以——”

两个站在门口争执的人辛苦得一边要互相否定对方，还得拨冗以对孙琳琳，真是万分劳累。

直到门板再一次轰然倒地，发出巨响，终于成功地让两名多舌男噤了声。四颗属于男性的眼珠子一致转定在门口，并且看到了一名美丽秀致的佳人，一时间失了魂。

孙琳琳看到的可不是“一”名佳人，而是一大一小的母子档。忍不住斥道：

“不是叫你别来这儿的吗？！”

虽然难以相信，但门边那个一脸无辜的美人确实是她的亲妹妹没错。

“姨……”长长绵绵的稚声随着小不隆咚身影的扑来，当下化了孙琳琳一身不驯的尖刺，害她差点没被撞得内伤。小

家伙愈来愈有分量了！

“李毓，好可怜，又要被托孤了。”抱了抱五岁的外甥，口气无比怜悯。

孙束雅嘟了嘟小嘴：

“什么托孤！我不方便带小毓去看举韶呀！而且我这次去面会他，是要找他算账，又不是要相亲相爱，给孩子看到不好。”她的丈夫目前服役金门。

撇了撇嘴，因有外人在，不愿吐出关于私密的刻薄话。要她说，任何一种形式的“算账”，最后都会给妹婿拗成了相亲相爱，他们这对小夫妻相恋也有……十年了吧？

时间，可真是消蚀神速得令人茫然失措呀……

她的人生，也跃过了一个十年呀！

“大姐头，这里是‘智群高中’耶！很高级的学校喔！”一名头上吹着一把刀发型的胖妹妹指着不远处的校门说着。这是个流行使用大量发胶的年代，赶时髦的人莫不成桶成桶地往头上抹，刘海高高吹起一把刀，后脑勺悄悄留长一撮发结辫。

被尊为大姐头的孙琳琳撇了撇嘴，卖力踩着足下的踏板，驱动着脚踏车产生机车的效果。累得后面一票骑着小绵羊的娘子军们没敢发挥改装后机车的风火轮威力，时速可耻的维持在二十码上下，着实的万分艰辛。

“大姐头，啊！你怎么老是不肯骑机车啦？这样很不像我们‘虹华高职’的大姐头咧，没气势啦！”另一名高瘦的竹竿小心骑到大姐头身边叫着。

孙琳琳直到越过了高级学生的放学人潮，才开口道：



“烦不烦呀!”

“大姐,如果你钱不够,我们凑一凑给你买车啦!”

孙琳琳实在不想对一票手下说明虽然她位列学校黑名单的榜首,可不代表她真那么无法无天,至少十六岁的芳龄被规定不能考驾照,她也就不做无照驾驶的事。瞧!多么奉公守法呀!怎么会是个问题学生呢?

这点是她自幼稚园以来,一直百思不解的疑惑。

她们这群身着“虹华高职”制服的小女生每日上学放学,必然会先经过“智群高中”的大门口,再越过一所国中,最后才会抵达市区,四通八达的各走各的回家路。

“啊!大姐,怎么停下来了?!”

孙琳琳突然煞车,使得一票小心翼翼跟在其身后龟行的机车少女一个不察超越了大姐头,急忙煞车,艰辛万分的以双脚往后用力蹭,秉持为人手下者的礼数。

孙琳琳漾出一抹笑意,抬了抬下巴。

“我妹。”

前方,有个公车站牌,排满了一串沙丁鱼,正巴巴望着市公车莅临;这个站牌是三所学校汇聚之处,每天在此上下搭乘的人少说有上千人。

“在哪里?”手下们努力要在满满的人头里找出一张和大姐头相似的面孔。

孙琳琳一边缓骑过去,一边不由自主地分神注意到了一名站在小妹身后的小男生,有点玩味的勾起唇角。

“上来,我载你。”她停在一名小美人胚子面前,着实吓了她身后那群手下了一跳。